

散文類決審會議記錄

時間：二〇〇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日）下午二點三十分

地點：國家台灣文學館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黃志韜主任秘書

主席：劉克襄先生

評審委員：劉克襄先生、簡嬪女士、周芬伶教授（以下敬稱略）

記錄：林佩蓉助理研究員

攝影：林民昌助理研究員

主秘：台灣文學獎設計不同的獎項，提供給不同領域的創作者，散文類目前已由吳明益、張瑞芬、張惠菁三位委員由一七七篇中評選出二十三篇晉入決選，今天要決選三篇，獎項可以從缺，在會議進行之前，借重各位的專業，請委員之間選出一位主席。

【周芬伶、簡嬪公推劉克襄】

劉克襄：建議直接進入票選，然後就票選的作品進行討論。然後選出各自心目中的相同的前三名。這樣在程序上會比較快，交集也會比較大。各位如果同意的話，大家覺得要選幾名？

簡 嬪：五名好了。

【第一次投票結果】

二票的五篇：

〈無光害遺址〉（周、劉）、〈遠處的歌聲〉（周、劉）、〈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周、劉）

〈如是我聞〉（劉、簡）、〈沉船〉（劉、簡）

一票的六篇：

〈K Report〉（周）、〈20，46〉（簡）、〈最後的飛行〉（周）、〈黑雨〉（簡）、

〈履帶鍊接的村落〉（周）、〈風的痕跡〉（簡）。

劉克襄：我們原則上是不是要讓得二票的先進入第二階段？然後，我們先從一票裡面討論，看有沒有人要支持這篇進入第二階段。原則上我們把 2 票都進入第二階段。

周芬伶：二票的好像沒有幾篇，只有四篇。這樣會不會太少？

劉克襄：所以我們先討論 1 票，看有沒有複議進入二票裡，最好是有五到六篇可以來選前三名？周老師請妳先來講評。

【一票的討論】

〈K Report〉

周芬伶：我覺得這一篇心理描寫的層次蠻豐富的，然後他寫那種“窮”的探討，就是階級的一

個社會意識，跟整個心理層次上是可以加深他的深度，還有整個醫者和病人的位置對調，所以觀看的視角蠻特殊，蠻有現代感的，我蠻喜歡的。

簡 媜：我之所以沒有選它的原因，是表面上是像個醫生的病情報告，其實這是比較適合寫成小說，有些部份可以再挖深廣一些，呈現內在的某一些糾葛，這是在題材的一個處理上我對它有一些這樣的看法。再來就是在描寫有一些文句的修辭上，很怪，有點累贅，第五頁倒數第二段第二行，這一句子我就看不太明白，類似這種地方，還有第四頁第一段的後面也是這樣的修辭感；有些地方感覺他留下一個結論，但是線索被隱去了，我基本上沒有選它是這個原因。

劉克襄：一個醫師讀了女性病患生活生命經歷，有感而發的散文。隱然感受到作者對女性病患的好奇、同情和無奈。但文體敘述較為零亂，無清楚的一個指涉，一個豐富有機的內容，吸引我們閱讀，進而做為一個理解的基礎。這也是此篇文章的最大問題，因而形成了喃喃自語的夢囈，而難以知其所云，惟隱約之揣測。文字則偏於粗糙。

〈20, 46〉

簡 媜：這一篇我也承認有些地方並不是處理的很成熟，那我喜歡它的是有清新的筆法來描寫去楠溪林道，做樹種調查的經驗，那有些地方充滿了專業的術語和名詞，這個部份確實是在閱讀的時候形成小小的阻礙，但有幾個大段我感覺蠻清新可喜的，譬如說在第二的地方，描寫人和樹之間的肌膚之親，在爬了樹之後下來，都還有臉紅心跳的感覺，這個部分很鮮活，人跟樹之間的合一，我覺得寫得不錯，那比較的敗筆在於她的結尾，結尾在童年時候玩跳格子遊戲之前就可以了，可是卻跑出了這一段，我看了時候還打電話給佩蓉，是不是有漏寄，結果是沒有，唉~我真想罵她，但整個部分寫女人和樹，有一些地方描寫的、轉得蠻好的，但我是承認它確是有清晰可見的缺點。

劉克襄：這一篇讀起來相當有共鳴的感覺。那共鳴不是她描述樹的共鳴，而是對這區域的共鳴性很強，有人會寫到這裡，讓我很驚喜，因為第一個就會想到陳列〈永遠的山〉，裡面的內容同樣也是寫此一地題材，和〈20, 46〉幾乎是同一個樣區的，〈永遠的山〉我們都知道在十幾年前是很代具表性的自然寫作的一本書。第二個這篇文章，有提到〈爬樹的女人〉這本書，可是基本上這本書或是陳列的，他們在以自然為題材，在寫樹的時候，將知識性的東西，以很感人的敘述方式呈現。然而這一篇作者則是採取硬碰硬的方式，將知識硬是塞進來。讀這篇時，我自己很難去接受這麼硬的知識，儘管自己是可以理解裡面一些知識性的東西也可以感動，但是很懷疑其他的讀者是否可以有這樣的感動，包括最後一頁畫出個表格，這樣的表格純文學的創作者會怎樣看呢？因而要不要把這放入下一階段的評分裡，我是有些掙扎的。

周芬伶：這一篇初看時我也是蠻喜歡的，因為有些經驗是可以重疊的，人跟樹的關係本來就可以很親密，再看一次時，就會覺得是不是有按圖所驥，就是按〈爬樹的女人〉的資料來寫，所以就會把一些資料的東西作填充，然後沒有轉化或者是深化的過程，有些東西看起來很面熟，我是有這樣的存疑，要不然原先的分數是蠻高的。

劉克襄：要不要讓它進入第二階段，我好像是比較沒有立場，因為自己比較常以此為主題，恐有失客觀，所以端看兩位要不要讓它進入第二階段。

簡 嬪：我想我放棄好了，其實這表格不複雜，對我來講也不是障礙，如果它是一個比較高難度，需要再做一個評比的表格就會比較不恰當，但是它整個經驗就是一個樹種的調查，所以這樣的表格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唯一比較遺憾的第一個是結尾，就文學性來講是犯了錯，再來就是有些地方的修辭過於累贅，這一次的作品中很多的文字都好累贅，是那種夾雜的累贅，有些夾雜是刻意要達到某一種閱讀的震撼，但這一次我覺得這些修辭的累贅是他沒有辦法很清晰的去知道，駕馭文字的目的地在哪裡，所以產生了累贅。在這一篇文章上面，確實有些地方、文字必須要修，所以我只好放棄它。含著眼淚放棄它。

〈黑雨〉

簡嬪：當然在現在這個時代，會發出這種聲音都已經有共鳴了，那這個講的就是很環保議題，其實我看這一篇就像在看〈無米樂〉，會引起感情上本能的呼應，那這當中來講工業污染下這個整個蚵田，整個污染其實也是這一群蚵農的絕路，當中來講最主要的人物就是那個大伯父，他在描寫他的形貌上我覺得還算鮮活，性格也夠明確，那呈現現代的一種困境，我喜歡它的結尾，結尾的地方也還不錯，「看到嗎？大海，是咱生命」，結束在這句話上，固然這句話有一些煽情的味道，但是因為在我的本能情感的呼應之下，看到這一句時就決定要投它一票，那當然它也有累贅的地方，從一個修辭技巧來講，像它的第一句，「天光未明，晨曦在朝露裡晶瑩剔透渾然自我... ..」，感覺在修辭上用力過度，這一次其實有好幾篇是用力過度，它不要用力過度就太好了，不曉得是文學獎太吸引人了，使得他們要用力過度來修辭，就修成這個樣子，那還有一個地方是不通的，第三頁的第四段「那句話便是抗議那個人是大伯父那個舉動...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清楚，這個訛誤是主辦單位在處理的時候就不通，還是原文來的就這樣子，我完全是看不懂的。

林佩蓉：我們都是用投稿者寄來的紙本再寄給評審老師看的。

簡嬪：那就很奇怪，如果這個是個錯誤怎會沒看到呢？所以我是投了它是感情的因素，也欣賞它在刻畫大伯父這個形貌和性格上，但是就一個文學技巧上來講，它也犯了規。

周芬伶：其實這樣的題材是很適合像我們這樣本土的散文獎，拿出去也不會有太大的過失。但是就是因為鄉土題材處理上就是這個樣子，所以我是覺得沒有驚喜，也就是說它比較沒有創意，到最後這麼大的文學獎要比的話，要不就是在技巧上要給人驚喜，要不就是在情感上會讓人驚喜，我覺得這兩個好像它都沒有，所以就沒有選它。

劉克襄：我也贊同周老師的看法，這樣的題材，以前的散文獎也有處理過，報導文學也看到很多，但是若是在切入的角度讓人家驚喜或是不一樣的話，我會給它一票，可是他處理的方式，幾乎是過去看到的，一種環保的社會抗議的模式。作者只是再用文字把它呈現出來，並沒有一個再更深的角度切進去的元素，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我也沒有投它一票。

〈履帶鍊接的村落〉。

周芬伶：第一次不覺得它怎樣，後來再看一次的時候，我覺得它很耐讀。它會讓人家忽視的是因為它的題目很差，就是說不曉得它要寫什麼，然後它又很晚才進入，其實它要寫的就是說，以有點寓言的手法去講災變之後整個原住民部落的翻轉，然後用鞋子來銜接兩個世界的翻轉，頗為奇幻，這樣的手法是蠻奇特的，看過那麼多文學獎，他會這樣處理這樣的題材，令人驚訝，所以我再讀第三遍的時候，就覺得蠻有意思的，因為裡面一直在講那個鞋匠，然後講那個鞋子，雖然是沒有把主題講得很清楚，但意思大略要講這種為原住民部落及整個台灣土地的憤怒在發出聲音，只是寫法上稍微晦澀了一點。

劉克襄：我的評語兩位參考一下。這個文體讓我不知怎麼下評語，挑戰我對散文最大極限的容忍定義，意象烘托對比架構都不差，可是抽離語言的質素，就體例類型和文字駕馭的評比，作為一個好散文的條件，好像有一個明顯的欠缺，這是我對這篇的看法。其實一開始選的時候有想要勾選，可是後來還是放棄，就是因為不曉得如何把這篇放在一個比賽的位置去評量，很新鮮很特別。

簡媜：我的想法其實剛兩位都有提到過，它充滿了創意，可以說在創意來講絕對是毫無問題，他用履帶鍊接那這意象，但是這四個字缺乏創意，在所有他的文字他的奇想的飛翔當中，履帶鍊接實在是不夠的，因為剛講到不管是天災人禍所帶來這塊土地的一種翻轉，對我們來講都希望把它翻過來，對不對？它恰恰好好抓住了我們每一個人在面對生活的時候，面對這種山河破碎時內心的感觸，那樣的情感他抓到了，他用文學的方式來呈現，是他很有創意的地方，可是就是在題目上不理想；再來就是因為這樣奇幻的，帶個寓言式的，甚至帶有小說的一種技巧的，甚至是夾雜著《愛麗斯夢遊仙境》跟《看不見的城市》，這樣的一個意涵揉合起來寫出來的一篇散文，有些地方就顯得不夠的圓融，因為一個高度想像力的東西，需要從頭到尾能夠自圓其說，能夠非常圓融的呈現一個高度的奇幻的一個想像的世界，就毫無問題我會投它一票，但是在這個整個行文走字的當中，因為有一些技術性上的瑕疵，所以使得我雖然欣賞其創意，但後來我還是沒有選它。

〈風的痕跡〉

簡媜：這一篇也是熟熟的，就是說文字優美流暢，但是看到第四頁左右，就有為文造情之感，因為每一句都有風，寫風的痕跡每一句都有風喔，

周芬伶：數一數可能有幾百個。

簡媜：對對，這個就是說風本來就很抽象，你怎麼去寫風是一個高難度的挑戰，把你從風當中，不管是實際的經歷或者是跟部落的傳奇，或者是自身的一個成長或者是對於生命的感悟，一層一層的透過風，來作一個呈現和表達，難度是很高，文字方面的質感感覺都還不錯，可是就是有一些讓我覺得到後面是為文造情，一定要寫風怎麼樣，反倒是把它那種清新空靈的感覺就會落入凡塵。

劉克襄：我讀第一段的時候，看到藍尾喜鵲，還以為是要寫美國東海岸或西海岸，因為這種似乎生活在美國東海岸，結果讀了發現不是，而是在描寫台灣。然後到了第二段裡面有一個大斑鳩，這大斑鳩台灣也沒有這種名字，是有珠頸斑鳩和紅鳩。大斑鳩這名詞

會不會也是美國的一種鳥呢？讀第一、二段時我真以為它是在寫美國。接著才知，這篇是在寫台灣，第二段寫那個鳩，斑鳩也不會那樣的飛行，這比較像是猛禽類的。這種敘述，在自然知識上的讓人家讀了會有點難過。這是我個人對他知識認知有些錯誤的一個看法，還有在歷史上也有一些謬誤，譬如由「十六世紀初西班牙駕著的風船」，這就是個錯誤，因為這是在十七世紀，雖是小瑕疵，但要我評成是好文章，很為難。

周芬伶：除了風非常的多，多到後來已經麻木之外，就是把一個題材簡化到只剩下風喔，這個是我比較有意見的，然後寫原住民題材用這種概念化的方式來寫，比較沒有血肉，文字在諸篇當中是不錯的，但是在整體來講散文還是要讓人家感動的。

【二票的討論】

〈無光害遺址〉

周芬伶：這是姊姊寫弟弟的。因為一些因素其實我應該蠻抗拒這樣的題材，可是它的一個寫法，有蠻多新鮮的角度，然後筆法也比較有技術的一層一層翻新，也真的不會讓人覺得是虛構的東西，很多我們怕會拿這樣的東西來搏得同情票，但作者起碼是有理解的來寫這個東西，所以最後還是會受到一些感動吧，那這是因為這麼多篇，到最後能篩選的就是最樸素的能感動我的作品，所以我挑了這一篇。

劉克襄：這一篇有些句子用得很怪，詞的部分有一些小瑕疵，可是因為它選這個題材太吸引我，剛開始我就非常喜歡它，可是到讀第二次，我就感覺到它有些寫宗教道德語言，有點壞掉這個情境，這非常可惜，其他大概沒什麼意見，我大概同意周老師的看法。

簡嫻：我沒有選它，這一篇當然就是講姊弟情深，尤其是這個姊姊，剛開始，就是第一頁的前半部都非常吸引我喔，他把時間點出來，接著講到月圓之夜，從監獄會客室裡面折返，描寫外面樹林枝桠只剩下枯葉，在牢房外側上蕭索的飄，整個情境都進去了。它描寫早年的，父母來講情感不睦會吵架，酒醉之後家暴，那麼幼小的一對姊弟在面對大人世界暴力的時候，他們就躲在棉被裡面，這整個都非常的吸引我，太好了，那為什麼我沒有選它，就是有些地方描寫過於混亂，在修辭上來講夾雜不清，譬如說在第二頁倒數第八行「為何終日擘守的良知與善念，都在一瞬間，曠廢在和諧著月光遺址的曾經？」，以及下面的幾句，有時候我可以理解用文字來加強某一種黑暗的力量跟整個幽冥的感覺，那文字的確是需要用某一種堆砌的技巧，甚至是很濃稠的技巧很厚重的技巧，可是這一些修辭上反倒沒有讓我有那樣的感覺，沒有辦法帶我到他那內在沉重的裡面，只是停留在閱讀的障礙上，像這種地方還有其他好幾處，所以使得我會衡量。

劉克襄：我可以補充，剛剛簡嫻講的我有圈出來，還有一個第一頁寫到他們兩個躲在棉被裡面，然後談到他們的祖先來這個地方的傳說歷史，這有一點太假了，怎麼會爸爸在打媽媽時候，他會想到祖先來的故事，我覺得這有些不太可思議和造作，還有譬如說第四頁第四段突然就冒出這句話：「還相信... ..」這段是很突兀的出現，跟前後

連起來，我覺得這句是可以割捨的。

簡嫻：其實他只要專心的寫好就好了，不要旁及到太多沒有把握的事。

〈遠處的歌聲〉

劉克襄：我之前有跟簡嫻討論到這一篇。第一次是放棄，第二次讀時，覺得它有把浪漫文藝腔謹慎的處理得很好，我有圈出一些看起來比較黑色幽默的句子，譬如說「我喝下一口曼特寧咖啡，想像咯血的感覺」，搞不太清楚，曼特寧咖啡怎樣和咯血的感覺去連結，它用喝咖啡和寫劇本一直把江文也的故事跟他太太及外遇的對象作串連，這故事用事先呈現的題材去呈現，用散文來處理這題材，是沒辦法去負擔這麼大的主題，這一篇也是代表二十幾篇裡一個共同的問題，爲了參加比賽，寫得東西都是比較重的，比較讀不到一些輕鬆有趣的。輕鬆的作品似乎也比較不容易通過篩選，進入決賽。其實有時候覺得評決賽是很辛苦，因爲看不到整個呈現的內容，這一篇其實明顯地爲了參加比賽而寫出來的，文字掌握得很好。如果再把它放在第二階段，我願。，只是它有些問題，我說不上來，就是一篇爲了比賽的作品，缺陷好像不多，但這樣反而奇怪了。

簡嫻：沒有那麼多的缺陷是指優點很多是吧？

劉克襄：不是，就是讀起來很順，文字過於流暢，反而教人有些不安。

簡嫻：我沒有投這一篇。當然它的文筆非常流暢，一看就知道是個熟手，不是一個生手，爲了參加比賽，我是同意克襄說的，就是故意抓一個很沉重的主題，就是說這個材料非常沉重，在短短的篇幅當中呢，就會顯示出來在處理這麼龐大的材料時，所露出一些缺陷了。那這一篇同樣的我也是這樣感覺，它要處理一個音樂家江文也，他的生世、傳奇、感情世界、音樂作品，那麼尤其是從所謂的女主角，我們大概可以判定是江文也的妻子，由妻子的角度來側寫整個音樂家感情世界的糾葛，有好多的面向糾纏在一起的，音樂本身在這篇文章當中應該要被重視的，就音樂本身的一個描寫，這個「我」是在戒嚴時代偷偷的聽莊嚴的交響曲，於是在年輕的時候就有一個很大的震撼，那這個聽的是什麼樣的音樂，震撼是什麼樣的震撼？再來顯然是在文革的時候，音樂家和他的妻子也同樣是下放在牛棚作曲，那個時候他的作品受到很大的打擊，那麼他的妻子是如何來呵護他的作品的？換言之這妻子可以說是音樂家一生的知己，或者是伯樂是一個懂得這個音樂家作品的價值，懂得欣賞，很特殊的一個存在，就這個部分來講，在過程中也沒有特別的描寫到；再來是情感上的糾葛，音樂家和歌女顯然有一段外遇的情感，所以有複雜的面向，其實它用小說文類來作更淋漓盡致的發揮，一定要把它放在散文的載體裡，也不是不可以，可是就是說以劇作爲引線，來寫出這個音樂家和妻子之間的愛恨情仇，線路對我來講看起來過於龐雜，雖然文筆非常流暢，幾乎可以不要任何的停頓，就可以從開始看到結尾，但是看過來之後我的感覺是說，這篇作品如何構思一齣戲的意義，大過於音樂家本身的傳奇和故事，有一點反客爲主，這一點是使得我沒有投下它的一個原因。

周芬伶：這一篇當然技巧就是沒話說，但就是說它在技巧上感覺是非常的刻意，然後從音樂家到變成一齣戲，然後從戲又變成一個散文，中間一個轉折事實上是要費很大的功夫去處理，尤其是把這麼龐大的東西組構起來，在技巧上是可以經營這樣的東西，但是

比較不那麼令人感動，以感人度來講，感動是技巧上的感動，不是事件上的，事件是很模糊的，而且他故意把它寫得很支離破碎，可能要有那麼一點後設的感覺，所以那種感情的力度是有點不足，但就技巧來講，他能夠用一種三層次的轉折，這個人應該是寫蠻多的，就是要嘗試用一個蠻複雜的來處理這樣的題材。

劉克襄：他可以處理一個比較簡單的就好了，故事架構太龐大了。

周芬伶：如果作一個傳記散文，像〈往事並不如煙〉那樣更感人。用後現代來表現寫實，在美學上是有些錯亂，要不然在技術上是很好。

簡嬪：就是那個文字是可以作到像〈往事並不如煙〉那樣，因為他文字的火候是夠的。

劉克襄：用這四五千字來寫就是有一種怪怪的。

周芬伶：應該是一個在美學上自己的一種扞格。

〈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

劉克襄：它是用兩個不同的情境節奏去敘述事情，一個是童年自我成長叛逆期的經驗，一個是長大後他去看到一個老眷村要被拆掉的感覺，互相緊扣互相互動，其實他寫童年是很小說的筆法喔，我覺得這麼好的故事，要在短短的幾千字去呈現喔，太過緊湊，如果是一萬字或者是二萬字，用比較舒緩的情境跑出來的話，恐怕對這篇散文會更好。可是，我還是選它。

周芬伶：題目開始還有整個敘述的方法我都蠻喜歡的，有些細節的地方反而是很生動的，有時候一句話會讓你好像看到那個情境那樣。而處理眷村的題材，其實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作的了，但作者還是可以做出一個東西來，把青春的一個爆動跟一個老人作一個對照，在技巧上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如果說有什麼問題的話，就是真的太擁擠了，整個東西就變成壓縮的太厲害，文字我覺得是好的，蠻喜歡這文章的一個開法。

劉克襄：對，他的開頭蠻好的。

周芬伶：這個「白牛奶蘋果綠的初夏，總是，奔跑著，奔跑著，」我覺得這人是蠻有未來的。

簡嬪：把那青春爆動期寫出來。

周芬伶：然後老人就真的寫的好老喔。一個禮拜死了五個。

簡嬪：我之所以沒有投它，是因為內容太龐雜了，一二十個人要擠在一個十坪大的空間裡面，每一個都好委屈喔。它其實可以發展成一個小說，整個材料來講也夠，要鋪排一個很好的小說，如果要參加時報的短篇小說獎，我都覺得可以入圍，那在技巧上是很純熟的，作為一個小說獎的首獎作品都很有機會，但把它壓縮在一個散文裡面，做這樣硬生生兩大脈絡的對照時，我就覺得它太擠了。

〈如是我聞〉

簡嬪：這一篇寫父子的親情，我感覺是別具一格，雖然文字有夾雜之處，但他比較有創意的地方，就是借著歌仔戲，尤其是薛平貴這樣的台詞和唱腔來描寫父子從小相依為命

的那份情景，小時候當然父親呵護兒子，若干年後輪到兒子來呵護，幾乎也退縮的像孩子一樣的父親，那本來寫父子寫親情倫理的，在整個文學獎的題材裡，不是新鮮的，但是把它借助一個戲劇的框架，甚至是用一個台詞一個唱腔，尤其是台詞那些對話，那承接來接續，就漸出一個它別具一格的地方，譬如說他有一段：我敲敲房門叩稟元帥... ..」顯然他爸爸沒有會意，因為眼神渙散，他描寫爸爸渙散的眼神，類似這些地方，雖然有一點文言，但一看就知道這一部份的文言是來自於戲劇手法的運用，這些地方我感覺有它動人的地方，顯然兒子晚上下班回來要伺候父親的睡覺，父親要他講薛平貴的故事，也許短短一個字，可以看到日復一日，好像永無止境的父親的衰老、老病等等這些在平常當中漸出了這對父子相依為命的實際的境況，文字有它的瑕疵但整個結構的完整性、敘述脈絡的清晰度，使得我投它一票。

劉克襄：這一篇我也有投。我覺得他把古人今人把它整個放進來，在生活裡面磨合在一塊，呈現的非常生龍活現，我覺得在所有的作品裡面，它是比較創意和挑戰性的敘述方式，可是我覺得這個故事如果能夠更簡單，能夠收納，就是像收東西那樣，能夠收得更清楚的話，可能會更精彩。我覺得它有些言辭，意象都比較繁複，在文字上讓人家迷惑，好像是為了參加比賽把那言辭和意象溢了出去，父子之間那簡單的關係沒辦法讓人看清楚，但我還是圈它一票。

周芬伶：可能就是因為文字太過多了，因為它是用戲的語言來說的，給我的感覺反而是蠻空洞的，那他跟父親真實的相處是怎樣的？他都是用戲來作一個比擬，但是我看不到一個真實的感情，或者說真實的互動到底是怎樣，所以就是讀起來是蠻空洞的。還有他真的是對歌仔戲這樣了解嗎？好像寫歌仔戲的，寫來寫去都是寫薛平貴，那薛平貴這樣適當的可以來對照他和父親的關係嗎？因為薛平貴的故事它的目的不是在講父子的關係，好像有點硬拉硬扯把它扯進來說，所以第一次看的時候會覺得不錯，第二次就會移情別戀了。

〈沉船〉

簡嫻：〈沉船〉也是目的都很清楚，也規規矩矩的寫了一次探勘沉船的經驗，而引發對生命的一個感悟，一步一步的描寫它固然沒有讓人家有感人肺腑之處，但是畢竟這海底世界沒有辦法描寫太多情感，稍一疏忽要葬身海窟，像一個拿著攝影機的紀錄片一樣，拍攝海底的生態，前面兩頁來講，第一第二頁都是一種客觀景物的一個描寫，並沒有感人的地方，唯一有他一個私人情感的感悟要到第三頁，他寫到一個沉船的心聲，一艘船沉下去了，若干年後在這一艘沉下的船當中有海底的生物、海底的植物、海底的動物依附如此，好像一批新的移民，到此生養一樣，這個部分就使得沉船這個主題有新的趣味喔，那到後來第四頁的地方，就是說他看到原來是甲板等等，已經儼然是一個海底世界，一個豔麗的海底世界一樣，那最後的結尾我蠻喜歡的，因為呼應了前面那樣的客觀冷靜的描述，以及當中從沉船當中看到一個新的世界。最後收了兩個觀察，一個是理性的客觀的，一個是他私人的感悟，收在「於是我相信，所有船支的歸宿應該是，深海的海床」，這句話收得有點殘酷，言下之意是每艘

船都要去沉了，不過就是這樣兩大脈絡交互情境之下，我倒覺得這個結尾也是乾淨俐落。

劉克襄：其實，他開頭要找出個浮標沉進去的描述，寫那個沉下去的部份我蠻喜歡的。現在寫浮潛的文章偶爾也可以看到，當然在參加比賽來講是比較少的，基本上這一篇就像簡嫻講的，像旅遊指南紀錄片，我是把它形容成旅遊指南的一個引導，它的引導又比較淺顯，有一點點的迷人，可是在文學文意、文字的修辭上可能薄弱一點，所以看起來有點像解說，不會帶來很強的共鳴。可是它最後在提到死亡和船艙的描述，就有進入比較深層的個人的發省，這一段反而文藝腔比較重，可是文藝腔重的時候會出現問題，譬如說第三頁第三段，那有點生澀有點文藝腔：「在寂寞船艙中... ..」這個我覺得的是比較大的敗筆，可是它結尾談到死亡或者簡嫻講到的深海的海床，嘎然而止的部分都還算成功的。一般寫沉船這個特殊的題材，通常會有誇張的，把自然物擬人化的敗筆，都沒有出現，就是很謹守分紀的把它描述，算還是不錯的作品。

周芬伶：其實這題目應該可以更有趣，他到底是實際的看到一艘沉船，還是他看了一個紀錄片是看到這個沉船的，沒有一個經驗的新鮮感，不是一個經驗性的描述，可能就是 he 看到類似的東西那種景象或者是想像的一個情境，就是停留在一個靜態的一個描寫，所以這寫實的東西，我覺得它能夠多一點像〈爬樹的女人〉那一篇那樣出現一個標的，但這裡標的都不清楚，到最後冒出一個死亡，我會覺得這沉船到底看到了什麼，到底有沒有看到，我就在一個落空而有一點失望中，把它拿掉了。

劉克襄，我相信是去過現場了。

周芬伶：那船的樣子怎麼樣都不知道。

簡嫻：因為那船沉了。這船應該沉很久了，我覺得他應該真的有下去。

劉克襄：開頭的第一段我真覺得

周芬伶：他一定會描寫潛下去的過程可是也沒有。

劉克襄：妳這一講我又有些沒把握…。

簡嫻：我覺得有，他描寫海底的世界感覺有其細膩之處。就是說如果你今天給了我一個相關的材料，像我這種連海邊很少去游泳的人，應該就接不出來，所以我相信他是有付了一些代價。

劉克襄：他寫魚是很準確，不像是寫尾巴是藍色的喜鵲，那篇一看就知道有問題，這裡是沒有嚴重的問題。好，我們現在都討論完了，有沒有一票的放進來？二票的現在是有五篇。

周芬伶：可以先唸一下二票的。

劉克襄：我唸一下：〈無光害遺址〉、〈遠處的歌聲〉、〈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如是我聞〉、〈沉船〉，這是二票的，有沒有一票的要放進來的？跟二票的一起放進第二階段。

簡嫻：這樣〈黑雨〉我放棄。〈風的痕跡〉我也放棄。我希望〈20，46〉還是進來。

劉克襄：〈20，46〉是吧。

周芬伶：這樣是六篇。

劉克襄：簡嫻，這〈20，46〉和〈沉船〉在思考上我會冒險去投〈20，46〉，因為〈沉船〉比

較沒有那麼震撼性。而且這篇〈20，46〉參加比賽會很特別，寫在這裡參加比賽，它不應該是參加比賽，所以放在這裡會讓我有些動心，〈沉船〉你會覺得他還是要參加比賽的作品，〈20，46〉還是不是要參加比賽的。

簡嫔：所以你的意思是？

劉克襄：我的意思是會放棄〈沉船〉，〈20，46〉感覺不是爲了比賽而來的。可是〈沉船〉有一點。

周芬伶：一票裡面有沒有是大家的第一名？

劉克襄：一票的我沒有，妳有是嗎？〈履帶鍊接的村落〉？那妳就把它放進來。

周芬伶：給他一個機會。因爲真的是蠻特殊的，而且也不煽情，文學的質感也還好。

劉克襄：它真的是我散文容忍的最大極限。如果〈20，46〉和〈履帶鍊接的村落〉都得獎，我覺得蠻好玩的，因爲一般的散文是中規中矩的，得獎作品就是那樣四平八穩的坐在那裡，可是這兩篇都不是那樣的東西時，反而對文學獎有個顛覆性，人家會想說這樣反而是對文學發展是比較好的，因爲以前我們看得獎作品就是技巧也好文字也不錯，也好像沒有什麼缺失。

周芬伶：我們也不能說找缺點少的就讓他得獎。

簡嫔：如果說缺點很多，覺得那十萬讓他拿就覺得……。

劉克襄：像〈20，46〉如果讓它得首獎的話，人家一定哇哇叫。可是把它放進去又有一種過癮感，有種顛覆這幾年來的文學獎作品長相和內容的習慣，這是我的思考。

簡嫔：現在一共是七篇。

【第二次投票結果】

二票的四篇

〈20，46〉（劉、簡）、〈如是我聞〉（劉、簡）、〈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周、簡）
〈履帶鍊接的村落〉（周、劉）。

一票的一篇

〈遠處的歌聲〉（周）。

劉克襄：這樣〈遠處的歌聲〉一票是不是要割捨？然後從其他四篇去選出前三名？周老師你覺得呢？

周芬伶：就比賽來講，得個獎也是不爲過的，就是說既然你們都能割的話，我就割吧！

劉克襄：那四篇的話，就是第一名四分，第二名三分以此類推。這樣累積出來就定生死了，這是最痛苦的。那我們就從〈20，46〉、〈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如是我聞〉、〈履帶鍊接的村落〉來決定前三名。

我看了好幾年文學獎的作品就是比賽的作品，那種爭議性和存藏性都沒辦法久遠。

周芬伶：現在的關鍵問題是……。

劉克襄：大家爲了比賽得獎。這樣是很不好的，反而不如讓一些有趣的，活潑式的，調皮調

侃式的出來，譬如我那天開玩笑說寫那編輯的甘苦談，那就不會拿來比賽，可是那種東西真正的反應一些編輯可憐的樣子，那種東西才好玩。

【第三次投票結果】

九分的：〈20，46〉（劉三分、簡四分、周二分）。

七分的：〈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劉一分、簡二分、周四分）。

八分的：〈如是我聞〉（劉四分、簡三分、周一分）。

六分的：〈履帶鍊接的村落〉（劉二分、簡一分、周三分）。

劉克襄：現在公佈名次，第一名是〈20，46〉。

周芬伶：竟然是〈20，46〉那原來是一票的。這樣可以嗎？

簡嬪：有沒有可能變動獎項？佳作可不可以多？

主秘：可以由評審委員作決議是可以的。因為之前簡章也沒有明列。

周芬伶：這跟〈爬樹的女人〉幾乎差不多，這樣不會有問題嗎？

劉克襄：我們先假設喔，不談〈20，46〉，其他的〈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

〈如是我聞〉、〈履帶鍊接的村落〉有一個是第一名的，你們能接受嗎？先去思考這個問題，或者說我們特別強調，因為我們很難選出第一名，用分數來決定一切，並不代表它就是我們心中的第一名，這可以在決審會議記錄裡面去談出來，而〈20，46〉假如它接下來變成第一名，因為它太不像一個比賽的作品，而且缺點很多個，可是我們覺得相對於其他的作品，它有一種非比賽作品的特質讓它出來，我們可以這樣強調，這是我們對這篇的看法，或者你們覺得〈20，46〉不給它第一名，讓給其他的，我也沒有意見，只是說對目前的狀況我的看法是這樣。這是可以列入記錄。簡嬪呢？妳給它四分呢。

簡嬪：四分是個分數，純粹打分數一定會造成高低分的一個結局，但是我要講的是說，這四篇哪一篇要當第一名，都不是我可以很無憾的，每一篇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缺陷之處，剛剛在討論的時候也談到，現在就是說，怎麼在既有的規定上跟我們在評審台上一個實際的感受有一個解決之道？

劉克襄：周老師妳覺得呢？

周芬伶：前三名應該是沒有問題，它原來是一票的，後來變成第一名，這竄升的好像有點太快速了。感覺目前的局勢，其實第一名可以並列。

劉克襄：那兩位的意思是說，十萬和六萬兩人各八萬。評審委員可以決定從缺也可以更動獎金，如果這一次是不行，但下一次可以這樣做。

簡嬪：如果說首獎從缺，推薦獎二名，佳作獎二名，這樣可以嗎？這樣金額一樣是二十萬。這樣好嗎？

劉克襄：多一個獎座的錢，這樣可以嗎？

主秘：這樣可以的。

簡嬪：如果不行我捐一點。

劉克襄：這樣可以減輕我們的不安。

簡楨：用分數投下來不管哪一篇，一定有一篇分數最高，可是真的沒有哪一篇是勝出，差距很大的，這種情況下老實講，〈20，46〉拿第一名唯一的十萬塊，我會很不安，周老師也不安，如果可以調度一下，可以減輕我們的不安。

劉克襄：好這樣的話，就是首獎從缺，推薦獎是不是給〈如是我聞〉和〈20，，46〉，佳作獎是〈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履帶鍊接的村落〉，這對於〈履帶鍊接的村落〉是個好事，這樣怪異的散文方式被呈現是好的，讓散文獎多元化。

主秘：好，二〇〇五台灣文學獎散文類，根據各委員們的評審結果：推薦獎是〈如是我聞〉和〈20，，46〉，佳作獎是〈老人眷村安那其之戀〉、〈履帶鍊接的村落〉，請各位委員簽名，謝謝大家。